



邹学熹 著

易学十讲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易 学 十 讲

邹 学 熹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 都

责任编辑：杜英杰
封面设计：陈世伍
版面设计：韩 军

易 学 十 讲

邹学熹 著

出版：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印刷：渡口新华刷印厂
发行：四川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字数：105千
印数：1—10,150
版次：1986年1月第一版
印次：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4298·67
定价：1.00元

自序

《易学十讲》是在《易学与医学》的基础上扩大的，因此，在内容上不仅讲易学与医学的关系，同时也谈点易学的基本规律及其在各门学科中的应用，以反过来证明易学与医学结合的正确性。

易学可以说是宇宙代数学。它本身虽不讲具体的天地万物，但它讲一些公式，讲一些空套子，只不过这些公式是用符号或图象来表示，所以，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神无方而易无体。”如易学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等，就相当于代数学里的公式，就是一些空套子，所以，它的含义深刻，包容性是非常之大的。

历代的易学家和医学家得出这样的共通结论：“天人一理”、“医易相通”。为什么说天人一理呢？因为这里的“天”是指自然界；“人”是指以人为主宰的人部，包括万物在内。由于天地是一大天地，人身是一小天地，天人之间，不仅一气相通，而且还存在着共通规律，所以，古人得出天人一理的结论。为什么说医易相通呢？因为易学是中医学的理论渊薮，而中医学则是易学原理在实际运用中的典范。再质言之，“医易相通”就是指的《易经》和《内经》在原理上的相通。但这两部古典皆深奥难懂，好学的人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故本书在文字上力求深入浅出，简明易懂，先从一些常识性的东

西入手。因为写书是为了学术发展的需要，是为了读者的需要，不是自鸣高雅，而是要指人明路，为学者找出一条门径来。

从十八世纪以来，中医学受到了严重冲击，把它当成了不科学的典型来对待，把它当成了封建文化残余来消灭。业师廖德明是一位极端热爱中医学的人，他要求我从理论上为中医学作出贡献。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我从蔡福裔老师那里，发现中医理论的活水源头在易学。从五运六气、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以致争论不休的左肝右肺问题，中药形色性味有无科学道理的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解答。在医疗、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把易学的道理都运用进去，无不左右逢源。我还在如何运用易学原理来解决医学问题方面，写了一些文章，作过一些报告，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渐积累成册，形成了一个体系，名之曰《易学十讲》，主要是讲医易相通。

十讲是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融入一个调子内，因此，本书既可供医界名流，易学耆老博雅之赏，也可供初学医学与易学的青年朋友作为入门的通俗读物。如一位易学前辈看了本书后评介说：这本书对易学研究者来说，可谓“空谷足音，晦冥日月”。青年同道读后来信说，“拜读易学十讲，掩卷之余，不禁对这些精僻见解拍掌叫好。那久已被各种潮流冲击得摇晃不定的、研究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为之一振。”“通过学习它，鼓舞了我探索医学与易学真正奥秘的强烈的上进心！”他们要立志“登上人类认识史上还无人涉脚的高峰”。

当然本书的写成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仅仅起到了一个深

入浅出，抓住要点的作用。何况易理博大精深，而笔者知识又极有限，资料也很不全，加之易学界的良师益友大多物故，所以，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尚望医易两界的朋友多加指正。

成都中医学院 邹学熹

一九八四年中秋节

写于夜大函授部教研室

目 录

第一讲	医易相通·····	1
第二讲	易学发展简史及其基本规律·····	11
第三讲	八卦的剖析·····	24
第四讲	八卦与医学·····	33
第五讲	八卦与信息·····	46
第六讲	太极图说·····	60
第七讲	太极“含三为一”法的应用·····	67
第八讲	河洛的来源和结构·····	79
第九讲	河洛数的应用·····	86
第十讲	八卦、太极、河洛与化学元素周期·····	104
附录		
一、	蔡福裔关于易卦起源的论述·····	125
二、	伍剑禅与章太炎论易卦归魂游魂书·····	140
三、	何仲皋《脏腑通》·····	145

第一讲 医易相通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研究易学之风，正方兴未艾。他们已为这部古老的经典，洗去了迷信的污迹，披上了最时髦的新装，因为物以稀为贵，认真研究它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的确，这部经典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给他的子孙留下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很值得作进一步研究。很多易学家在研究易学的时候，都要把中医学里的《内经》作为它最主要的旁证和注解，研究中医学的医学家，也将《易经》作为它理论的渊藪，所以，若干年以前，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医易相通”。为什么医学会与易学相通呢？第一、《内经》和《易经》这两部书时代相近。第二、这两部书的理论依据一致，都是建立在古天文学、古气象学的基础之上的。第三、这两部书在学术思想上长期互相渗透，因而相得益彰，所以，医学和易学就这样相通了。

什么是易学呢？我们先分析一下“易”字。易，从日从月，即言易学是研究日月运行，及其应运而生的各种气化活动的一门学问。中医的五运六气学说，就本易学而来，所谓“运”，就是指的在天体在东南西北中五方的运行，就是一部古天文学客观规律的总结；所谓“气”，就是指的应天体运行而产生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不同变化情况。五运六气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医学理论上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的问题。由此可见，易学理论的客观依据，在古天文学。但古天

文学有三派：

一、盖天派：盖天之说，汉晋以来则已沦亡，只能寻觅于古人的断简残篇中，无完整的专论留存于后世。盖天派的观点，是人站在天内，即站在地平上观测天象，所以，它只能看地平以上的半面，对地平以下的半面，则正立而待之，等下半面转到地平以上再观察。盖天家通过仰观俯察后，提出了“天圆地方”学说。因为古人站在地平上去观测宇宙，看见天是顶高的，地是顶矮的；天是圆的，地是平的；天如覆釜，地如平盘。《周髀算经》说：“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此则以圆天如张盖，北极为天顶，因中国地处北陆，关于地球南陆，在殷周时代还不太清楚；北极四周之天际，则如盖之围檐。还指出天盖微有倾斜，日月始能从其倾斜处之二孔出入。《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段神话传说：“黄帝与工共氏相战，工共氏不胜，碰不周山，天柱倾，有二孔，而日月始出焉。”“天圆地方”是一种观测天文的方法，因为天体是运动不息的，故曰“圆”；地平作为固定不移的对照标准，故曰“方”。所以，取法地平作为观测天体运动的标准，有如物理上作相对运动的两物体，必取一个物体为静点以计算之，由此而得出的结果是完全正确的。《礼记·大戴礼》自设问答说：“天圆地方乎？”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设圆而复乎方，岂非四角之不掩也。”这就是说，道有方圆，不是天地的形体有方圆，如果是这样，那圆天覆在方地上，不是把方地的四个角都不能掩盖而露在外面了吗？显然此说是一种“以静测动”的观察天文的方法。凡周秦人的著作，包括《内经》和《易经》在内，基本上皆属于盖天派的观点。

二、浑天派：浑天派起于西汉武帝年间，有落下闳初制

浑天仪，至后汉张衡，更自运巧思，制成浑天仪。浑天派的观点，是人站在天外以观测天象，与现代天文的观测方法基本一致，所以，它的天顶有南北极。提出“天包地外，地居于中”、“天之回转轴微倾斜，天回转于地下”之说。

三、宣夜派：宣夜是周代一大天文学派，出处不详。《列子·谈天》说：“昔者，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提出“五山鳌”之说。有汉人郗明者，记先师相传宣祖之说，云：“七曜或游或往，或顺或逆，伏见不常，进退不一，由于无所根系，故无异也。”所谓“宣夜”，是言盖、浑、宣三者皆为古代测天之器，但盖浑昼夜可用，而宣则只可用于夜间观测，故称“宣夜”。但宣夜派的观点，是夜间站在地面上观测日月五星等七曜的活动为标准。

外国古代在天文方面也有近似的传说：他们每天看到太阳东升西没，于是想出落入西方大海中的太阳，是有一位神在那里重造，不然第二天怎么会重新有太阳出来呢？后来又感到天天重造太阳，神亦未免太麻烦，他们作出了另一种解释，以为这是希腊神话中的火神——梵尔康，用船把它载了绕过北海运到东海，然后再把它抛在空中的。以后，更开化了，说地球扁平得象块圆板，下面有许多柱子支撑着，太阳就从圆板下面钻进去而又重复出现的。有的则说地球是一种碗盖似的东西，下面有三只站在大乌龟上的象负着它，这与宣夜派“五山鳌”之说有近似的地方。

至于研究易学和医学的方法，《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得很好：“善言天者，必验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这就是说，天人之间，古今之间，形气之间，感

应之间，变化与神明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存在着共通规律，存在着内在联系，存在着隐微机理，我们必须善于互相验证，彼此渗透，才能弄清它的“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之理。王弼《周易略例》指出：“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亡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在健，何必乾乃为马。”本段内容说明这样一个意思，易学所述大都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阐明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你已经明白了这个深刻的道理，就不必限于所比喻的形象，所谓“得意而忘象”。如“蹄”是古代一种捕兔的工具，既捕捉到兔就不必再记住蹄，“筌”是一种捕鱼的工具，捕到了鱼就不必记住筌。推而言之，触类旁通，如果懂得乾的性质是健运不息之理，就不必拘定为“马”；知道坤的性质是柔顺驯服，也不必拘定为“牛”。因此，《易经》上用鱼、龙、牛、马、鹿、狐、鼠、鹤，以及大人、君子等形象作比喻，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都应当作“如是观”。所以，前人研究“医易相通”的重要方法，在于“学理之推衍，方术之运用。”切禁“心生于物而死于物”。也就是说，思想从某一寓言性的物体出发，主要目的在于懂得它所阐明的深刻的道理，不能死于那些寓言性物体的词句之下。

研究《内经》和《易经》除了要具备天文知识外，还要涉及气象、晷景、漏刻、河洛、甲子、乐律等知识，特别要在文字学上狠下功夫。文字学包括“说文”与“训诂”，古称小学，其中“说文”系对造字方法的研究，属于文字的普遍性问题；“训诂”系对每个时代各家派对每个字的看法，属于文

字的特殊性问题。因为《内经》和《易经》这两部经典，已离现代有三千年左右的历史了，在文字上常有音移字转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今天来研究它，而不懂最初造字的意义，难免会犯“以今义解古书”之弊。中国字不仅在形、声、义方面古今差异很大，而且和国外的象形字比较，还有它独特的地方。从表面上看，六书皆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但为什么埃及的象形文字早已湮没，而中国的象形文字却原用至今呢？这说明必有它独特的思想和方法。如它在运用上能表达事物的隐显向背之情，升降出入之性；还能以简驭繁，文义兼赅，可为治学之取法，故能永存于世。

再就两书文法来说，《易经》比《内经》古老，文章如神龙出没，见首不见尾，多假借符号、图象或寓言性的词句以示之，究其实际，皆暗有所指，而意在言外。《马氏文通》说：“春秋之世，文运以神；周秦以后，文运以气；隋唐以后，文运以理。故易经系辞其神化，礼记檀弓其神疏，左传其神褻，论语其神淡，庄周其神逸。”所谓文运以气，则指整个文章，一气呵成，不仅各篇章互相呼应，互为解释，而且一字一句，皆笼罩全局。由于气势之不同，马氏又有“国语其气朴，国策其气浩，史记其气郁，汉书其气凝”之论。在成书年代上，《内经》虽比《易经》稍晚一点，但《内经》却于文法上熔神气于一炉。如《内经》的《天元纪》、《五运行》、《六微旨》、《气交变》、《五常政》、《六元正纪》、《至真要》、《四气调神》、《阴阳应象》九个大论，分之则为九，合之则一，它的结构好像一株树木：《天元纪》为九大论之总纲，如树之有根；《五运行》讲月运，重仰观法；《六微旨》讲日运重俯察法，言气机在方位上之活动，如树之两大分枝；《气交变》言五星之动变，述气机在

上中下之交互变化，有如树木之有干；《五常政》讲标准；《六元正纪》言始点，前者从五运看六气，后者以六气正五运，但均论述天象变化与气化活动的关系，有如树木枝干上之小枝叶；《至真要》属结论，重点在方法上的具体运用，有如树之花果，可以供人食用；《四气调神》和《阴阳应象》则又是七大论内容之杂揉，并有新意，有如树木附生的枝叶。九大论篇章很长，合之却是一个整体，乃专述气化原理，医学大法，其余篇章则分别讲述人身疾病的具体变化。由此可见，《内经》行文，有限制亦若无限制，灵动异常，如隋侯之珠，能普照十二车乘。而且内容博大精深，涉及的学问很广，如《灵枢·针解篇》说：“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九野，身形亦应之。”这就把大自然的天象变化与人身气化活动结合起来看问题，这也就是它的防病治病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研究经典，象《内经》这样的经典，应该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要发扬中医学，首先必须对医籍全面整理，要整理首先是继承，要继承则当从经典入手，而医学最重要的经典则首推《内经》。《内经》把中医学理论作了深入地阐发，使它形成了完整而独特的医学体系。但由于代远年湮，文字古奥，难于登堂入室，所以，今天在研究它的时候，必须全面掌握《内经》的学术体系和理论基础，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它整理出来，再进一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把它武装起来，作为中医的指南，这才算继承、整理与发扬。

二、关于《内经》与多学科的渗透问题，应这样看：《内经》虽然吸取了古代哲学、古天文学、古气象学，以及古代

的历法、乐律、数素等学科的知识，但不能说《内经》或中医学的理论是属于哲学的、天文的、气象的、历法的、乐律或数素的。如果要用这种办法来肢解中医学的理论，从而说中医本身没有理论，只有一点经验，企图把它降低到经验医学的地位，这完全是很不现实的想法。殊不知《内经》在吸取多学科知识营养后，已和它的医学本身熔为一炉，形成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医学体系。这些人认为，中医学的理论是哲学的、天文学的、气象学的、历法的、乐律的、数素的等等，他们的想法正象安徒生《月的话》中描述的一样，由于“一丛树”，各人看见便有各人的感觉：地主只看到树的价格，路人只看到树阻碍空气，邮驭夫看到树便吹起愉快的号角，少年只看到树可以作为散步的地方，车夫只看到树可以作为路线的标记，画师只看树可以入画，女孩只看树可以引起宗教的情绪。这七种人对于“一丛树”就有七种不同的观点，这只能表示他们的个性不同而已，“树”仍然是“一丛树”，它并不会随人们的观点或意志而改变性质。

三、研究《内经》，或者说继承、整理、发扬中医学，通过近百年来中医学发展的艰辛历史证明，只有独立自主，不能依赖别人。我们只靠几个对古典特有研究的人行吗？不行。如《素问·玄机病原式》、《运气论奥》的作者，本想把“运气学说”作一番归纳总结，但由于对《内经》没有全面的理解，却把一部古代天文、气象的知识及其与人类在科学方面揭示的规律性，混于浑天六十甲子的推论。可以断言，甲子数不可能推出六十年中宇宙之间复杂的气象变化，更不可能推出六十年的病变。《内经》研究五运六气，是为了给中医学的理论核心阴阳五行学说提供客观依据，是为了在学术上追本穷源，

如果机械地用去推天时民病的变化，那是与《内经》的宗旨大相逖庭的。元代滑伯仁却把“厥阴”释为“示阴无可尽之理”。清代柯韵伯也说：“太阳至尊，岂能放在下面代表膀胱。”近代章太炎先生硬说：“三焦就是淋巴腺。”这些牵强附会之论，其结果是求深反浅。依靠其他学科的人来整理行吗？也不行。因为各个学科的人有它自身的任务，它也需要发展，它不可能纯粹帮忙的。一门学术也和一个人、一个国家一样，要想得到发展，只有靠自己努力，不能依赖别人。古人说得好：“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意思是说，凡事要专靠别人是不行的，主要还是靠自己才稳当。所以，要整理《内经》，要继承、发扬中医学，只有自己去研究、去探讨才行；只有靠所有热爱中医学、中医事业，以及一切热爱我们国家文化科学兴旺发达的人一起努力才行。我们现在从事中医工作的人，不管是搞管理工作的，搞临床工作的，搞理论工作的，都对中医学负有这项承先启后的光荣任务。上至专家名流，下至一般的中医，我们都不能知难而退，要在当今之世做一件无愧于古人，不开罪后人的事。当然，这不等于说在研究《内经》时排斥多学科渗透，我们欢迎渗透。如果我们有不懂的地方，需要其他学科帮忙的地方，可以走出去向学有专长的人请教。总之，要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融会贯通，才能达到所理想的目的。

研究经典，特别是象《易经》这样的经典，要注意如下五戒：

一、戒迷信：因为本书是一门独特的科学，根本没有任何迷信的地方。虽然在历史上曾经被迷信家所利用，涂上了一层乌烟瘴气的色彩，但瑕不掩瑜，是无损于易学的光辉的，

学者绝不可因噎废食。

二、戒妄言吉凶祸福：因为本书中所谈的吉凶祸福，乃根据天人之间、事物之间的信息，所作出的客观推断，决非星相之学。

三、戒神秘：易之理本已极其高深，应设法使之深入浅出，如果在论述时玄而又玄，必然使学者堕入五里雾中，影响学术的传播和推广。

四、戒持门户之见：易经有上千注家，派别繁多，如各持门户之见，在一些支节问题上争论不休，是对学术研究的帮助不大的，还往往会妨碍学术发展的进程。

五、戒无科学研究方法：近代的伟大成就证明了这一点，没有研究那门学科的科学方法，就不可能发展那门学科。只有按照科学的方法踏踏实实地去干，才能把问题的实质弄清楚，不要只追求时髦，说大话，唱高调，那是无济于事的。

关于“医易相通”的问题，现引张介宾《类经图翼·医易义》的几段话以作结。张介宾说：“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谓易之为书，在开物成务，知来藏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只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

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兼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根据张氏之说，引而伸之，完全可以从医学这一角度，走入到天文、历算、理化、生物，以及近代的边缘科学等方面去，从而作为运用易学去研究各门学科的总桥梁，为进一步发扬我国科学文化作出巨大贡献。